

小袖  
說跡

一

齊

森

海上

商務印書館

# 一聲猿

## 第一章

凍雲密合。殘月微茫。當此午夜沈沈。萬動俱息之際。英倫城外之打克洛村中。忽有一男一婦。蒙犯霜露。相將疾走於森林灌木間。婦人抱一錦綳。緊貼懷中。且行且返顧。一若惟恐人之躡其後者。男子則短小精悍。身著夕服。手提一皮包。頗沈重。測其狀。殆與婦人相約而私奔者歟。男子忽顧謂婦人曰。阿奢。此地去倫敦。殆二十餘哩。彼輩醒時。尙能追及否。婦人曰。否。否。彼輩非天明不能醒。醒而偵察余等舉動。又耗若干時。余與汝早翱翔天外。不可蹤迹矣。

打克洛村境地雖荒僻。然距海岸僅十有六哩。二人夤夜冒

險進行。直奔海口。正過行間。斗有一道光線。自叢莽中發出。直射男子之側面。猝將其鷹鼻虎目。驚惶黧黑之容。一一繪出。阿奢在後。急操俄語呼之。若欲令其避光線。以就黑暗者。男子大駭狂奔。婦疾從之。回顧則光綫倏隱。彷彿一黑影躡其後。昏暗中莫辨爲誰何。乃奮步越山而走。未及數十碼。忽聞身後噉然一呼。似一人傾跌之聲。審之。則黑影已不見。道旁遺一警察燈。蓋此警察一路尾之行。而山徑崎嶇。下臨深澗。偶一不慎。遂失足而墮。顧斯地遠隔塵市。爲警察權力所不及。此警察者。殆自英倫尾至者耶。二人亦未遑檢驗其生死。急急前進。

晨星在樹。天影四垂。俄而赤霞照射。旭日一輪。早湧現於水。

平綫上。二人奔馳一夜。猝覩此種奇麗之現象。躍於眼簾。瞬將達其最急切最希望之海口。喜可知已。一時足力愈增。進行愈疾。

海口有一餐館。館中有樓。俯瞰海面。時樓上面窗坐一人。方據案獨酌。忽回首覩二人倉猝之狀。心疑之。急出其所攜照像器。攝一小影。既畢。仍坐飲如故。其人非他。蓋卽倫敦警署之名偵探白克利君。白素有酒癖。雖清晨不輟。然亦未嘗廢事也。時二人既近海口。適派爾司汽船將開行。男子急啟皮包。出鈔票一紙。赴公司購得船票。然後乘舢板渡往派爾司船。舢板甫離岸。行未數武。猛聞汽笛鳴鳴。機聲軋軋。則大船已西向展輪疾駛去矣。蓋此船原定於是晨四句半鐘開駛。

二人來時已逾五句鐘。故不能及。乃折向本埠。投一劣等旅館。棲止。

既抵旅館。突有一人從之入。自後呼曰。柏林先生。盍少待。余亦將投宿於此。以待第二次輪船。男子驟聞有呼其名者。頓露驚懼色。急返顧。則其人已近身。且不之識。神經不勝戟刺。強言曰。君何人。何迫余之甚。語時。聲顫而低。斷而不續。其人曰。余名培克斯。曩在亞洲貿易時。君方爲某帆船水手。固曾相識者。胡遂忘之耶。讀者諸君。須知此培克斯者。蓋白克利偵探之變相也。白來此探案。已一星期。斯時自餐館尾柏林至此。身服賈人服。狀如行商。柏林聞其述前事。瞪目不能答。少頃曰。余已不之憶矣。余奔馳頗殆。而舊日喘疾復發。急求

休息。不能與君相酬答。幸君毋窘我。遂入旅館。賃居第玖號房。取鎖鑰。命館傭前導。徑與阿奢相將入室。

此僞培克斯君見柏林不顧而去。乃小立片時。亦進旅館。索房間。適拾號室無客。遂與館主賃定。匆匆步入。則見屋宇湫隘。垢積塵污。蓋其地爲小鎮。無出巨金賃之者。故陳設亦甚草草。僞培克斯出袋中雪茄。步至椅畔。坐而吸之。偶仰首見壁上有一窗。外以粉堊白板爲小扉。僞培克斯起而闢之。中隔玻璃一層。正與玖號房相望。方注目間。瞥見對面兩目灼灼。蓋亦啟扉以矚此間者。兩人倏爾一照面。各默默引去。時館中方傳早餐。諸客皆赴。白克利復與柏林遇。柏林忽改其常度。不似前此之落漠。趨前問答。意殊殷殷。白因詢其將

何所適。柏林曰。余於一千八百五年爲帆船水手。未幾。此船觸礁沈沒。余與機器師愛克。遇救得不死。輾轉飄泊而至倫敦。數年於茲矣。今將赴……言至此。囁嚅曰。今將赴好望角。應比倫兒船主之招。故取道於此耳。白微微頷首。餐畢。阿奢先去。柏林起入吸煙室。白從之。出囊中雪茄在手。徐徐燃吸。柏林亦出雪茄一枝。示白曰。君知此菸所自乎。此菸原料產於澳洲。氣味芳烈。實非他種煙可比。先生盍一試之。白謝而受之。持煙在手曰。此雪茄果佳製。但惜鄙人適吸他種煙。徒亂其味。當攜歸徐徐吸之。柏林見白受而不吸。意頗懊喪。乃更取一枝自吸之。其香果勝於常煙。座中有煙癖者。咸垂涎焉。已而各歸室。白略坐片刻。卽扃門出。僱一馬車。命馳往達

爾斯醫生寓。達爾斯者。精於化驗。素與白相善。白遇疑難事。輒就商焉。少頃。車抵達氏寓。款門入。則達醫士已外出。詢僕人以達何時歸。則云須午後。白悵悵無所之。乃留車門外。入其室。坐待之。久而不至。時壁上報時鐘。已鏗然十一鳴。煩躁特甚。起而徘徊。警覩案側置新聞紙數頁。姑取視。以作遣悶計。閱至中間一則。不覺神爲之注。其略曰。

昨夜司屈來恩街二十一號。亨而利銀行第四層樓上。出一暗殺事。此樓爲該行存儲緊要文件之所。一老書記守之。此書記不知何時爲人所害。檢視各物。皆無損失。惟缺海關稅據及國家儲蓄簿記二種。杳無蹤跡。警署聞信後。立往勘視。此書記身無傷痕。樓窗未啟。吊臺位置。亦無改。



變形迹。但樓後小鐵窗有一處損壞。縱橫只九生的邁當。雖極瘦怯之夫。亦難出入。殊可異也。

白閱至此。默計柏林夫婦形迹詭異。殊甚可疑。尤怪者。深夜旅行。并攜小孩倉皇出走。使非事急。何不可少緩須臾。俟天明而乘火車耶。且彼夫婦來時。明明攜有一小孩。在迨出就餐室。則所攜之小孩忽不見。斯何故歟。之二人者。得毋與彼案有關係耶。時報時鐘已鳴十二下。達爾斯自外歸。白方枯坐凝思。初不之覺。達以手擊其肩。呼曰。白克利君。何思之深也。白聞言。始驚起。答曰。遲君久矣。此間有一可疑事。願得君解決。言次。指報紙曰。此案情君知之否。殺人兇手。殆卽在此。今有一物。請君代化驗之。遂歷述柏林夫婦可疑情狀。并探

囊出雪茄示之曰。彼奴以此物敬余。余苟爲所餌者。恐亦將從彼老書記往游天國矣。

達氏手此煙捲。審其商標爲派司特卡利。然澳洲固無此公司也。又視其下更印有小字二。則爲 33 兩號碼。達氏凝思久之。恍若有所悟。謂白曰。此物余確信爲日本人所造。君不記溴之字母。乃爲假名之第三行第二列乎。此中必含有溴之毒質。中其毒者。了無傷痕之可驗。彼所自吸之雪茄。斷非此品。此品但置之於鼻。觸嗅腦筋。已足傷人。況吸之乎。君宜速報告警署。余當警長前化驗之。迅即派人往捕。毋令彼逸去也。白稱善。急出登車。疾馳往。

事機之來。間不容髮。彼柏林者。固機警絕倫。而爲劇賊之尤。

者也。彼見白克利不陷彼術。又匆匆出。竊與婦議。知必有後禍。遂相將出旅館去。迨白克利報告警署。更召達醫士往化驗之。果有毒質。然已在數小時後矣。斯時派捕大索旅館中。早無柏林夫婦之蹤迹。

鴻飛冥冥。弋人何慕。白克利與偕來之警察。嗒然若喪。悔不預白館主人。暫羈縻之。今事已無及。姑就客簿調查出旅館之時間。以決其距離遠近。

## 第二章

斯時旅館之寫字間。忽發見一可驚事。觸於白克利之眼簾。躍躍不止。則倫敦發來當晚之報紙也。其文曰。

昨夜亨而利銀行。暗殺書記一案。警署已偵得主名。蓋海

軍學校學生槐里特所爲也。其暗殺證據亦已從槐氏書室中搜出。呈諸法廷。不日將判以相當之刑律。此案之揭曉。如是捷速。誠出人意料也。

白閱竟指謂警吏曰。該報敘述此案究竟。語未明晰。此中或不無冤濫。未可知也。蓋余以爲柏林種種形跡。大屬可疑。殆於此案必有關係。果爾。則槐氏爲無辜矣。然此亦未敢預斷。余當卽赴倫敦調查一切。此間搜捕之事。君力任之。警吏口雖唯唯。而心竊非其武斷。第既經驗出雪茄之含有毒質。則柏林之非善類。確然可信。遂檢視客簿。承任緝緝之責。而退。翌晨。白附火車返倫敦。逕赴警署。署中適開第一次之裁判。書記戚屬證人。及槐里特戚在。裁判員面南坐。陪審員依次

旁列。原告律師申訴曰。死者亨而利銀行書記史特白爾君。夙與槐里特善。槐於星期五下午。曾過訪史特白爾。並贈以雪茄一盒。而史書記暴斃後。經醫士檢查。確係中雪茄之毒所致。旋於案上。搜得燃餘之雪茄半截。并史最後所吸之煙灰。驗視之。均有毒質。是爲槐君關係此案之一大證據。言訖。將諸物一一陳裁判官前。以憑檢視。白克利聽至此。俯首沈思。若有所悟。蓋白此時有理想二種。縈繞腦間。一爲槐君所贈之雪茄。或即得之柏林。而誤投其友。遂致促其生命。一爲槐或與柏林同謀。柏以槐夙與史書記善。故假槐手贈之。以達其目的。均未可知。正疑想問。忽有旁立之偵探員。起而報告曰。槐里特有一特別驚奇之技能。頗足駭人。彼自學校投

効海軍時。曾於英法之戰。一試其技。蓋彼能於深夜間。飛行登陸。隻身入法軍營壘。悉毀其器械以歸。此事人多知之。今該銀行屋宇深邃。防守至嚴。非槐君必不能出入便捷若此。裁判官聞言。目視槐里特面色灰死。嘿嘿無言。思其前事。參以種種之證據。益信偵探之言爲不謬。偵探又曰。此案發見。在禮拜六夜三句鐘。而斯時槐君尙外出未歸。至三句鐘後。又有人遇之於特來福街。手提一物。忽忽疾走。見人則時掩藏之。且是街距亨而利銀行僅數武。按時以計。正彼斃書記盜文件而遁走時也。語至此。槐里特面色漸定。卽趨前申辯曰。余於禮拜六夜過特來福街。乃赴友人之召。旣至。則友人已盡室行。惟有留函。囑余爲之收貯一切文件。余手提之物。

卽彼所遺之文件類耳。裁判官曰。然則汝當日所攜之文件。……語未畢。偵探復起而答曰。是卽亨而利銀行所失之海關稅據。及國家儲蓄簿記二種也。因顧槐里特曰。君尙有何辯。且君能出貴友之留函以相示乎。槐里特曰。此則不能。蓋余友囑余閱函後。卽付一炬。余已火之矣。惟渠函言往老任伯頓。十日卽返。返後自可質問耳。

時裁判官及陪審員聞之。意頗不悅。蓋咸疑槐里特所言之非實。然姑從其請。約十日後再訊。苟十日後其友不返。而無人爲之申辯者。則此種種之證據。卽爲確實。當據之以定爰書矣。言畢各散。警吏拘槐里特入獄。以待第二期之裁判。白君亦頷首微笑。無言而出。

### 第三章

槐里特者。英國俠少年也。年未滿三十。卽以權奇武烈聞於人。性伉爽。尤好名譽。一旦被此嫌疑之罪狀。身敗名裂。與獄囚爲伍。且事旣不明。更慚無以對死友。百喙莫辭。一身已矣。興念及此。頓覺驚心動魄。悲憤填膺。惟願速死以謝天下。且轉恨末日之裁判太緩。而大好頭顱。不速送於斷頭臺上也。吁。亦可悲矣。

槐旣受審判下獄。二警吏牽之出。乘囚車行。旣至。則見景象陰慘。殆無生氣。仰首視天。亦作黯淡昏沈之色。日光射牆上。莓苔薜荔。黃綠閃爍。初進爲獄吏休息所。窗櫺門戶。尙類人世。繼進爲收繫輕犯之地。獄吏獮目相向。更曳之行。庭院階



砌。遍。長。青。苔。槐。乍。受。非。常。激。刺。神。經。昏。瞶。十。步。五。步。間。屢。仆。屢。起。最。後。至。一。屋。牆。以。巨。石。砌。成。中。露。一。鐵。窗。窗。隙。不。能。容。指。屋。雖。近。數。百。年。物。然。石。壁。深。青。闇。碧。並。不。剝。蝕。其。堅。可。想。獄。卒。手。一。匙。投。入。鎖。孔。旋。聞。鏘。然。一。聲。扉。立。啟。獄。卒。乃。推。之。入。

沈沈黑室。暗無天日。槐里特驀入此中。遽昏然倒仆於地。比醒。獄卒已不知何時去。捫擦暗壁。則巨石森森。著手膩且滑。陰氣四逼。若有奇鬼欲出噬人。遍體爲之毛戴。更起窺鐵窗罅。隱隱露一光線。遙射入目。審之。則獄庭有一電燈。作慘綠色。光自彼發。知天已嚮晚矣。思假寐達旦。甫合目。則種種思想。千頭萬緒。叢集腦中。目不得交睫。長夜漫漫。有如望歲。嗚。

鳴軍號。自遠而近。聞之。悽惻欲絕。於是強起席地坐。涕落如  
縷。坐以待旦。

苦樂欣戚。萬有不同。哀者自哀。樂者自樂。然往往有極悲慘  
可痛之事。將發見目前。而朕兆未萌。當局者猶且歡欣愉快。  
初不之知。殊可哀也。星期日下午四句鐘。老不敦埠之利物  
浦路一公園中。車水馬龍。遊人畢集。共徜徉夕陽芳草間。少  
頃。一女郎冉冉自花中出。金髮雪肌。風華絕代。拖長裙。曳革  
履。臨風徐步。時出鑽扣間。時計視之。且頻頻顧日影。噫。日之  
夕矣。胡彼所期之人。猶未至耶。昨與我握手接吻。殷殷訂約。  
詎竟忘之耶。女郎徘徊久之。嗒焉若喪。乃出園呼來時所乘  
之雙馬車。將歸休。鬱鬱之情。見於眉宇。而來時之興致。消滅

盡矣。

將上車。突有一僕趨其側。蓋遣至車站招待者也。僕全息言曰。郎君殆矣。女郎聞之大驚。疑火車肇事。面色如土。欲致詰。而口不能聲。惟直注視線於其面。僕喘定。自懷中出一書。書面無郵局印記。亦不署寄者姓名。字跡極潦草。僅可辨認。女郎欲啟視。而體搖手戰。不能自主。久之。乃得披閱。讀未數行。遽痛哭暈倒。遺書地上。御者以肘肘僕曰。密司暈矣。汝猶癡立不動乎。盍速掖之入車中。以遄返哲敏街居宅。僕悟。拾書扶女郎登車。車疾馳去。

女郎何人。致書與女郎者。又何人。書中何語。乃使女郎若此。固讀者諸公急欲研究之問題也。請揭其書如下。

余所最親愛之伊以維一鑒。嗚呼。僕不嘗與卿有白頭之約乎。僕不嘗於星期五送卿過特來福街。偃肩相語。期於星期日會晤於老不敦埠之公園乎。嗟。嗟。余所親愛之伊以維一乎。自今以後。卿其勿復以余爲念。余一罪人耳。名譽喪失。一切無所戀。所戀者惟卿。然卿亦何取乎此喪失名譽之罪人而戀之耶。余是以願卿之無戀余也。余不久且上斷頭臺。青燐熱血。不復能依依愛我者之側。卿卽愛我。恕我如前戀我。因而殉我。我之靈魂。其有知乎。嗚呼。世界一舞臺。歡劇慘劇。何常有。有盛會旣散。各覓歸路。安能始終相顧也。余獲罪之故。不欲明言。幸勉愛他人。毋以余爲念。槐里特上。

書蓋槐里特自獄中所寄者。槐里特入獄後。悲憤交集。竟夜不眠。鐵石心肝。化爲柔腸百結。翌日晨起。朝噉熊羆。射窗櫺。石壁上字迹繪畫。隱隱可覩。所圖人像。有血流被體者。有俯首受屠者。旁立一魔鬼。獍面可怖。手執狼牙棒。作椎人狀。俶形詭態。駭人心目。末後有字數行。題曰。余所戀之維末爾愛妻乎。余今者將長與汝訣矣。已矣。自茲以往。一逝將不可復返。天國乎。魔窟乎。余烏從擇之。余惟以造物主之軀殼靈魂。還之於彼而已。此行末亦不署姓名。槐里特讀之。知爲獄中自盡之人物。雜誦數四。若有所觸。探手袋。尙有鉛筆一。紙數頁。遂以口涎吮筆作書。俟獄吏入。丐其將去。

英國監獄法。罪犯例不得與外人通函。槐哀懇再四。獄吏始

允代呈裁判官。視其意旨若何以取決。詎此函呈出。裁判官匪特不加禁止。且有一人爲之郵傳。奇矣。爲槐里特傳書者爲誰。此時且緩爲諸君告。然試掩卷猜之。亦不難默會其人。先是獄吏賫書呈裁判官。裁判官持書在手。方欲責獄吏之不更事。加以譙讓。適一人在側。遽日止之。致詞曰。長官。余於此函。亦可得觀覽之權乎。裁判官曰。君本署中人。罪之出入。君亦有一分子之責任。烏乎不可。遂以書授其人。其人閱畢。益自信所料不謬。乃謂裁判官曰。余更有所求於長官。長官其能見許否。裁判官正容曰。君有所命。某願聞之。惟望君之母及於私耳。此人指書而言曰。書中詞旨。信乎否乎。誠未敢決。余願一履其地。或因是而探得其情。則

此案不難立決。裁判官曰：此亦未爲不可。惟君好爲之。此人遂攜書出署。

余旣敘述此書之來由。今當及伊氏女郎矣。女當時暈絕後。爲僕輩擁入車中。風馳電掣。瞬息已達哲敏街。女一路受馬車所震播。漸亦自甦。車抵門。無待扶掖。從容而下。甫入室。突有一人滿面風塵。身作學生裝。自內迎之曰：密司歸乎。途中得無過悲否。女視其人。初不之識。一時矇目不能答。其人卽自通其名曰：僕爲恩來脫。乃槐里特君之同校友。卽爲之傳書於密司者。槐君與倫敦祕密黨柏林相往來。近復以毒斃銀行書記事。冤陷繫獄。且恐無幸。余設法入獄探視之。因爲之傳書……女不待其詞畢。遽曰：君言柏林乎。此人余亦識。

之。非祕密黨。乃一大催眠家也。槐君雖與之相識。然亦不甚往來。君曾見之否。恩來脫曰。見之。余確信其爲祕密黨。蓋英國黨人之暗號。每遇食時。必以左手先扶食案。作C字形。余親見柏林亦如此。其同黨且以C字應之。故知之也。女曰。君見槐君。槐君作何語。恩來脫曰。槐君囑密司珍重。余揣其意。自以入獄爲大辱。憤不欲生。而轉若無意申辯者。然不得柏林確實犯罪情形。則亦無從申辯也。語未既。忽門者入。以一電函呈女。女拆閱之。電文云。

伊女士鑒。頃有一賣書人。自稱恩來脫者。可急命棄其所攜之煙管。勿吸。吸則大危險。

末後並不署名。不知誰何所發。女閱畢。顏色駭變。急將電信



付恩來脫。并詢煙管何在。恩探手袋中。則煙管已無在焉。方自憾粗心。乃遺失此煙管。不獲取而一究其異。而車站炸斃警兵之報告至矣。蓋恩病肺炎。雪茄性質。適與相反對。而恩又酷嗜之。幾視爲性命。日必吸十餘枝。不得已乃以新法特製一煙管。吸之。可少減炭氣。是日攜往火車中。旁坐一人。欲假而吸之。恩不之靳。吸畢。返之恩。恩亦未審視。卽納袋間。不圖其人於假去時。潛納炸藥於管中。將俟恩取吸。則火燃藥發。人與管且俱碎矣。乃停車後。恩忽忽下車。遽遺失於鐵道之下。警兵拾得之。觸其燃機。遂代被其禍。蓋亦酷矣。

二人審知此危險。相與嘿嘿者久之。已而恩謂女曰。密司亦知此置炸藥者誰乎。余以爲必柏林也。柏林殆有深仇宿怨。

於槐君。故凡左右槐君。而欲爲之助力者。彼必計殺之。而後快。然余誓必生擒此賊。以救槐君。密司既與柏林稔。其亦能見示一二。以助余所不及否。

#### 第四章

女俯首移時。頰頰而言曰。恩君。妾今者爲槐君故。心如亂絲。不復能他計矣。槐君不幸而陷於獄。此時感憤悲悽。更不知作何狀況。然妾確信槐君爲潔白高尙之身。斷不致身冒不韙。爲此慘酷殺人之事。君意以爲何如。恩曰。余願密司毋辯論槐君之有罪與否。以余觀之。彼柏林之爲斯案正兇。確無疑義。今第值得柏林所在。則槐君之冤抑。不辯自明。否則恐無幸也。

恩爲是言。蓋欲激女之述柏林歷史。以爲偵察入手之計。顧女與柏林亦不過半面交耳。柏林之所作所爲。以及蹤跡所在。女初不之知。卽亦無從置答。因謂恩曰。君謂柏林爲祕密黨。余未敢臆斷。假使柏林果爲祕密黨人物。則探之似不難。蓋彼黨倫敦之會所。妾夙知之。妾爲槐君故。不得不冒險而行。設法一探其究竟。

恩曰。此事宜審慎爲之。不可孟浪。余聞該會防範至嚴。苟局外之人。不知而誤入者。鮮有不遭其屠殺。密司往探。必先預備一切。以防意外。女曰。此行危險。妾豈不知。第中情迫切。甯復他顧。先生幸毋尼余。恩知其去志旣決。遂定議明晨乘第一次火車。同赴倫敦。

伊以維一女。郎襲其叔伊伯倫男爵遺產。以財雄於老不敦埠。高居巨閥。而家無次丁。惟蓄婢僕等數輩而已。女性慷慨。好施濟。凡里中有公益善舉。輒捐助巨款。以故頗得慈善名。同族中多無賴子。咸涎其資產之富。每思有以中傷之。而未得其間。是夜女款恩來脫君於餐堂。晚餐畢。少談片刻。卽導赴寢室。已亦入內調攝精神。以備明晨出發。

恩來脫所居之室。精雅而軒敞。四周皆隔以大玻璃窗。雖帷幔重重。而覆蔽所不及者。歷歷可外觀。時煙管旣失。恩乃取雪茄一枝。坐而徐吸。瞥見人影憧憧。往來窗外。以爲僮僕之偶爾窺視也。初弗介意。繼而覺人影益逼近。乃微睨之。則見一長毛人。矗立窗外。兩目灼灼。方俯瞰室中。握拳伸爪。張口

露牙若將搏噬狀。恩驟覩之。毛髮爲之森豎。顧強自鎮定。仍僞爲弗見也者。從容吸煙如故。頃之。潛起自後戶出。疾繞至窗前。突舉手中杖。自背力擊中其顛。陡聞長號一聲。疾躍踰垣去。猿捷如風。瞬息不見。恩追之弗能及。慮其復來滋擾。遂返室吸煙。枯坐達旦。

翌晨女出。相與至餐室就餐。女曰。先生眼簾倦啟。夜間得毋失睡歟。恩曰。然。乃略述夜間所見。女駭曰。魔又出現耶。余初以爲一宵之暫。魔未必出。乃猶擾尊客若此。殊可恨也。言次。深致不安。曰。余父母皆因是魔而得驚悸疾。先後逝世。幸余膽素壯。初不信世間有神怪事。然而受驚者亦屢矣。而無術驅除之。奈何。恩曰。俟槐君事畢。鄙人當代爲驅除。特恐彼不

待他日。將於余輩赴英倫時消滅耳。女不解所謂。亦漫應之。時已六句鐘。計第一次火車將開。二人遂偕往。而以宅中管鑰。悉付之老門役史靈。

恩與女同車赴倫敦。途次。恩詢之女。知祕密黨之會所。即在愛爾旁來路之四十五號。乃定議女先往偵動靜。恩則會警察殿其後。午前十時。抵倫敦。投寓維多利亞街之大旅館。並發一電致史靈。使知住所。日既晡。史靈殊無復電。天色漸昏。黑女乃易夕服。幕面紗。袖攜手槍一。實彈其中。以防不測。出旅館門。逕趨愛爾旁來路。恩則以欲約會警察。故先期去。愛爾旁來路之祕密會場。爲倫敦黨人盤踞地。入其門。則廳事客室餐堂。一一無少異。惟有一徑。可曲折達祕密室。而設

伏重重。機械森列。并蓄有多數之猛犬。噬人而不吠。再進。則有冰窖蛇池。以爲誤入者結果之地。最後乃爲器械室。會議室焉。此種種保護會中祕密之內容。皆得之女事後之口述。姑誌其大概於此。而非常可怖之危險。則女固身先蹈之。女之赴祕密會所也。預與恩約。女先入。而恩則率警察伏門外。苟兩小時而女不出者。則事必凶。恩卽率警察破扉入救。當女抵愛爾旁來路時。恩已先在。彼此通一暗號。女卽逕前。款關一門者出。睛凹額凸。兩顴骨立。狀猙獰可怖。口作極粗暴之聲。叱問女何事。女卽以會中隱語對。始讓道。令其自入。行未數武。復大聲問曰。此中祕密。汝知之乎。女舍隱語外。其他曲折。殊不了了。驟經此詰。囁嚅不能答。乃含糊應之。掉臂

逕入門者。顧而冷笑。遽闔門。蓋已識破其非會中人矣。吁。女誠危險矣哉。

門外潛伏之恩來脫。及警察數輩。守候逾兩小時。女終不出。叩門無應者。門堅不啟。排闥入。不見一人。歷數重屋後。抵一甬道。道狹且長。黑暗甚。二警察執燈前導。且行且舉槍擊地。促步而前。未幾。一人槍擊地。地忽陷。其人失聲一呼。遽前仆。後至者繼之。遂傾臥於前仆者之上。二人相繼倒。一呼後。卽寂不聞聲。燈旣墮地。驟黑。張目不能覩一物。衆大驚。時從恩來脫入者八人。旣踣其二。餘人咸慄慄畏懼。惟恐暗殺黨之猝發於側。

俄而恩來脫忽作歡忭聲。衆返顧。則覺眼簾中光線一閃。燈



復明。蓋一燈適墮恩足下。恩摸索在手。亟出火柴。燃著之。於是親持燈前視仆者。則見地上裂一穴。穴深三尺許。前仆者身臥其中。頭顱已中一尖長之刃。刃出腦後。直貫後仆者之頰。而出其口中。若巨魚之受貫於柳條者然。衆欲趨前曳之。出恩亟止以肘。令各遠立。乃舉杖徧擊地上。復俯而聆其聲。知爲實地。然後率衆而前。曳二人出。後仆之人。刃貫處血出如注。撼其頰。使脫刃尖。彼已暈絕。昏然不復知痛楚。此地無從覓凍水。且未攜敷治藥。惟鼻置近處地上。待其自甦。而視線遂畢集於先仆者。先仆者之腦。計貫七刃。刃皆向上作峯形。腦髓與血絲四溢。望而知爲不可活。恩與諸警察亦不暇再爲鼻置。第舉手燈。

四照。見地上有步履之迹者。循之行。庶不至踏其機阱。未及數十步。忽又有一人行少偏。遽觸暗機。甬道壁間。突穿出巨手二。左右叉其腰。旋聞地下鈴聲大震。由近而遠。計必自此甬道。直傳達祕密室而去。衆至此。知必有變。咸掣槍在手。屹立以待。久之。仍寂然。衆心乃少定。審視巨手。則以純鋼製練而成。爪尖利。上有射管。此警察腰際。早被射管注入毒質。數分鐘時。遂與前仆之警察。偕歸天國。

同行十人中。伊女郎不知吉凶外。九人已損其二。若更冒昧前進。恐不至盡殲不止。恩來脫乃發命令。姑暫退。衆人後者。前前者後。徐徐魚貫而出。而伊女郎之死生。二警察之遺蛻。及一受傷而橫臥庭中者。皆不暇顧。既而恩念此受傷之警

察苟不昇之出。將更無生還希望。於是視諸人盡出。復取燈。反身側足入。負之門外。

第五章

咄。是何物！咄。是何物！！此聲發自倫敦裁判長維廉斯。盟之室中。時在夜分四時有半。維廉方高臥未起。門四闔。忽於枕畔發見一物。大怪詫。噫。以裁判署之森嚴。乃有此變異。毋怪維廉長官之咄咄不置。物形渾圓而黑。狀頗類炸彈。然反覆審視。初不見其有爆發之跡兆。脫果爲炸彈。則擲入之頃。裁判長早與此室俱燼於猛烈藥燄中矣。今則安置牀頭。若內容初無靈敏之機關也者。怪哉。是誠何物。是誠何物。

忽琅琅之聲。發自左首一室中。而直達裁判長之耳。聲激越。半晌不止。蓋其左爲電話室。聲自電機中傳來。呼裁判長往受電話之記號也。維廉驚且怪。急按鈴呼僕人入。命守此圓黑之物。已則疾趨赴電話室。以耳就筒。卽聞筒中語曰。

維廉長官。君室中曾發見怪異事乎。余等昨往探祕密會所。大失敗。陷伊氏女郎。死二警察。而受傷者一人。旣一一電告矣。詎意夜半十二時後。余方散步庭前。一仰首間。瞥睹一火球旋轉空中。自西北方面飛出。中似滿儲燐質。而燃燒輕氣者然。旣近屋。忽墮地。崩裂有聲。光旋滅。寸紙自球中飄墜。則大書『伊氏女郎不歸。汝曹知悉』數字。此事殊令人駭怪。特以報告。

裁判長卽答曰。

適余枕畔亦發見一圓形之物。莫識其名。余料此必彼黨人所爲。因偵探急。故作此種種駭人之舉。以爲抵制。然彼黨猖獗若此。愈不能不急捕之。致貽國家大患。君可卽發電召達醫士。約於明晨六句鐘同蒞余所……

語未畢。陡聞一種驚叫聲。發自寢室。急置電話筒。飛奔往。則見二僕木立室中。相視不語。而牀頭之圓黑物。卽已不見。詢之。則云已破百葉窗飛去矣。先是裁判長入電話室。二僕謹守之。少時。黑物中忽有光射出。二僕神經若受其激刺。遽前撥之物。忽大動。旋轉牀中。僕駭甚。手捉之。驟觸物中電。手震顫。反縮。物仍大動不已。俄而訇訇一聲。破窗飛去。二僕爲電

所觸。噤其口。不能發聲。物去既遠。始相視驚呼。裁判長至。距飛去時已逾一二分時矣。啟戶仰視。則天空淡蕩。無纖雲。斜月一鉤。晨星三五而已。乃返入室。與二僕枯坐待旦。冥索所見。迄無涯際。因信手取架上化學書。翻閱遣悶。忽見中有一節。叙西歷一千七百二十三年東方戰事。曾有一大將以飛行留聲器。探驗敵人密謀。卒奏奇效。檢閱其圖。則與頃所見之黑物同。裁判長始恍然悟此物非炸彈。乃以刺探秘密者也。

東方既白。閱時計已近六時。而所期者未至。心如轆轤。蓋此一夜之影響。皆將傾倒於所期者之前。以相研究。故刻不能待也。無何。門鈴動。以爲所期者至矣。亟出就談話室待之。侍

者引一人入。視之初非所期之人。且不相識。心竊以爲怪。然見彼手中執一物。雖已破裂。猶能識之。蓋即臥室中飛去之黑物。已在此來見者手中。旋見其前致詞曰。裁判長足下。余名斐里勃。寓蘭台士司圭亞街。素精於理化研究。今晨在化驗室後廣場中。試驗輕氣。此物忽自空飛至。爲輕氣所觸。墜火上。乃成此破裂之象。余不敢秘。特以呈告足下。足下其察之。

斐里勃報告畢。裁判長俯首若有所思。門忽啟。一人歘然入。其人乃本署之老偵探。故不待通告。逕自入室。斐見之。遽呼曰。白克利君乎。來何早也。此白克利君。卽前與伊氏女郎同探秘密會所之恩來脫。亦即昨夜與裁判長通電話者也。今

應電話之招。侵晨來此。驟聞斐里特呼其名。乃熟視良久。問曰。君非彼理化講師乎。斐驚曰。僕素研理化。然未爲講師。白迴面裁判長曰。長官。余亦素喜理化。今願屈斐君暫留此。共研究此黑物。是何作用。約須三日。葺事。長官能假以一室。任余等試驗乎。如邀允許。今將往攜化驗器具來。裁判長曰。唯唯。

白旣去。裁判長亦入。此時談話室中。惟斐一人在。少頃。一侍者出。口傳裁判長命令。請斐里勃少坐片時。俟白取化驗器具來。而裁判長亦得以此時間治其公事。然後共驗視此物。斐聞之。唯唯應命。旋注目射此侍者之面。逾一分鐘。忽起而問之曰。汝昨夜在裁判長室中隨侍乎。侍者曰。否否。余昨由



愛爾旁來路秘密會所出。卽返寓。斐曰：返寓後何如？曰：返寓後。余庭突墜一火球。中藏片紙。報告伊女郎不歸。余驚詫甚。因以電話達裁判官。遂應裁判官之招。今晨來此。斐聞其言。始悟此侍者。蓋卽白克利君之變相也。遂俯首沈思。將更有所問。忽而此侍者兩目灼灼。陡發神光。直注射斐里勃之面。斐偶一舉目。視線驀與相接。觸。猝覺週身震慄。噤不能聲。侍者問曰：汝何故拘伊女郎？斐曰：余未拘之。拘之者爲又一人。問曰：又一人爲誰？答曰：此人名亞里誨特司。余之愛國學校中學生也。曰：愛國學校。建於何所？成立時胡未見報告。而學校調查錄。亦無此名。曰：此校由余輩建築。在隧道中。設立時本不令外界有干預權。故無須報告。不受調查。校中生徒

悉守秘密規則。故知之者尠。

復問曰。然則招生如何。曰。余輩招生。乃密派同黨人出外。或在酒樓。或在茶肆。訪有熱心向學之青年。卽介紹入校。由校長用檢驗法。檢驗其性質若何。能合格否。以定去留。檢驗之法。先以度量其腦管。復候其脈。卽知其人熱度之多寡。苟其人不富於熱度。卽不能達余愛民學校之目的。是爲不合格。合格者留校肄業。

問曰。老不敦埠。有汝愛國學校生徒否。曰。烏乎無有。前者有一伊以男爵之疏族。投校肄業。因得假本校權力。將男爵夫婦驅除。今爲亞里所拘之伊以女郎。卽男爵之女公子也。曰。車站炸藥殺人事。汝知之否。曰。君非謂炸藥猝發於煙管

中而轟斃一警察事乎。是乃柏林所爲也。曰：彼時車站中并未發見柏林蹤跡。曰：柏林素習易容術。男女老少隨在變更。人皆莫之識。汝烏能辨之。

問曰：汝輩會場共有幾所。曰：余輩會場徧於各國。即老不敦埠亦有其一。倫敦則在愛爾旁來路。卽余所主持者也。余輩會友皆具一特別技能。殊異於衆。故柏林之催眠。余之製造。實非尋常所能及。語未畢。侍者忽僂問曰：君亦曾習催眠否。曰：余亦習之。特不甚精耳。侍者曰：君旣習之。胡尙墮人術。言至此。斐忽若夢醒。遽掣囊中手槍。砰然一聲。硝磺之氣四達。室中一人應聲倒。

第六章

此倒地之人非他。蓋卽斐里勃也。彼曾從柏林習催眠術。今日之來。將以術刺警署之秘密。而不虞轉爲侍者所催。己之秘密。傾倒殆盡。故憤而自戕。但此侍者。頃已墮其術矣。旣墮人術。而轉能以術催人。此理由不得不爲閱者諸君一解決。初、白克利之至也。見斐里勃先在。心異之。從旁偵其舉動。見其手時畫C字。乃知爲秘密會中人。旋目語裁判官。假取化驗器具爲名。而出待裁判官於他室。斯時達醫生亦至。闖者導之入。三人預定議。命白易裝爲侍者。入以言刺探其會中秘密。白於此案。一變爲商人。再變爲學生。皆未失敗。不虞此時斐先以催眠術催之。幾致誤事。

當白初被催眠術時。達醫士與裁判長咸伏窗下。竊聽之。忽

聞白傾倒秘密。如數家珍。達大驚。急躡裁判長足。且曳其裾。共返別室中坐定。裁判長曰。本欲探彼秘密。乃今吾之秘密。轉爲彼探矣。可恨孰甚。達曰。然則吾輩速掩入捕之。若何。裁判長曰。不有實在之證據。焉能捕之。此狗得白君報告。出而宣布。彼黨必有預備。此案愈棘手矣。達憤然曰。今請一試吾技。苟能發其覆。請卽捕之。長官其速命一書記至。以爲吾輩助。

裁判官乃按呼人鈴。召書記摩掘入。此摩書記者。著常服。鼻架金邊鏡。寒暑皆不卸。相見時。雖滿面露誠懇色。然聞將以催眠術魔黨人。頗形踧踖。三人計既定。遂偕至窗下。然經此談判組織。已耗若干分鐘。故斐得暢聆白君教如彼。斯時達

醫士運其催眠術手段。目中灼灼有光。直射窗內。以腦電達白克利。白克利神忽一變。遽然而醒。而達之催眠術。遂假白君以及於斐。偵得黨中內容甚悉。惟伊以維一女郎及柏林之蹤跡。尙未探明。而白忽催醒之。斐遽出手槍自戕。殊可惜耳。是時裁判長等三人相繼入室。摩書記目視斐尸。嘿嘿不語。三人則互相追咎。以爲失此緊要之證人。有頃。裁判長曰。事既至此。追咎無益。今吾尙有數緊要問題。與諸君商榷。機不可緩。幸各出所見。以相贊助。三人唯唯。卽聞裁判長宣布曰。

一 謀斃銀行書記一案。據白君報告。決非槐氏所爲。然必探明柏林是否爲斯案之真兇。方可決定。

二柏林與斯案有無關係。雖不可知。而其爲秘密黨黨員。確無疑義。該黨設種種機械陷窄。專事暗殺。大礙地方治安。宜首先殲滅之。

三伊女郎失蹤後。存亡未卜。亦一緊要問題。宜速設法往救。

四斐里勃之死。不宜宣布。恐黨人聞之。遠颺。然行政之地。而出此人命案。又未便隱匿不報。辦法何如。

五槐里特所請十日之限期。現將屆滿。第此中既有可疑。卽難定案。應緩期審訊。

裁判長語畢。摩書記仍無言。達醫士則目視白。若將聆其議論如何。而後已。再一抒其所見者。白果起對曰。長官所言甚

善。余請以鄙意緩急之次序。爲長官一陳之。裁判長領首側耳靜聽。白曰。余以爲該黨人今尙未離倫敦。且愛國學校之生徒。散佈於城中各界者。殆不乏人。其入手處。宜先從……

語未畢。達醫士頻日摩書記。忽起而呼曰。摩君。請暫出。余將與長官有箇人談判。書記曰。余爲本署中人。君有言。乃不能令余聞乎。達曰。否。否。余深願與君談判。第必先聞諸長官。然後再與君商榷耳。摩書記乃怏怏而出。時白聞箇人談判之語。亦將起身出。達日止之。遂復坐。達視摩書記行既遠。乃復歸坐。問裁判長曰。摩書記供職於此。幾何時矣。裁判長曰。未久。本星期四始來此。達曰。距槐里特入獄幾日。裁判長曰。槐入獄在前星期六。至本星期二。本署書記乃辭去。遂由



亨達公司之總理介紹摩君。接充此任。達曰。是矣。請仍召摩君入。授意令其爲槐里特具保。展限二十日。裁判長曰。本署而保罪人。向無此例。奈何。達曰。可令更介紹一人。然必由彼陰擔責任。且眞罪人未獲。切勿令其出署。此卽破此巨案之秘鑰也。

白克利聞之。特露一驚訝之狀況。然亦不遽與達駁詰。裁判長乃按呼人鈴。一僕應聲至。卽命延摩入。少選。摩盛氣至。詰達曰。此時談判。可令僕聞之乎。達笑謝曰。此後當無一事。不令君與聞。卽頃所不卽君告者。今亦將由長官以轉告君矣。摩猶悻悻。裁判長已告以具保槐里特意。摩躊躇曰。此事違犯公例。余不敢承。裁判長曰。達君亦慮及此。君可覓一代者。

第此中仍由君擔任耳。總之吾輩乃因公起見。君卽少受委曲。實亦法律上應盡之義務。幸毋推諉。摩不得已。乃舉亨達公司之總理任之。達曰。然則君速作一函致亨達公司。毋少緩。摩唯唯出。

達乃謂裁判長曰。長官所舉之第一條。須俟各證人齊集。乃能提議。姑置之。第五條則已實行。亦無庸議。今所當亟亟者。則偵探該黨及伊女郎所在。並宣佈斐里勃自戕之問題。余以爲此事宜出迅捷之手段。速往偵探。苟獲柏林。則伊女郎之生死。並其所在。卽不求而得。倘女尙未死。則尤宜急援之。不可少緩。至斐里勃之尸。則當置之尸骸陳列所。而派探密伺之。或。因是而有所得。未可知也。鄙見如此。二君以爲何如。

白克利傾聽久之。頻頻領首。而面不則稍露不然之色。蓋白之職在偵探。而發言定策。達一一借箸而代謀之。故不免微有妬意。然亦無可置駁。遂定議。俄而摩書記以書至。裁判長卽以授侍者。命投之。明日。亨達公司之總理至。果允摩書記所請。爲槐里特具保。

是時達醫士辭裁判長出。白亦起。二人遂同乘一車。赴維多利亞街。伊女郎初來時所投之旅館。館主人見白至。急問曰。君所偕來之女郎。胡一去不歸。吾遲之久矣。白詢以何事。館主人卽出電信一。郵政信件一。授之。白甫展讀。則又一驚奇恐怖之事。發見。電文曰。

伊以女郎鑒。今晚九句鐘。敝行接調查員報告。謂尊府之

守門老僕史靈。猝爲人所斃。現乏人守護。請速歸。

此電爲星期六晚十點鐘所發。今已星期。故郵遞之函亦至。蓋白偕女往探秘密會所。爲星期六。次日卽星期。白被召往裁判署。談論久之。始邀達共來旅館。時猶在上午十二鐘也。白閱電畢。見末署一哆字。知爲該埠保險分行經理霍哆所發。遂置之。復啓視其函如下。

密司伊以維一鑒。今晚九句鐘。爾第中老僕史靈被戕一事。已電告矣。頃又接敝行調查員報告。謂此事確係秘密黨人所爲。並查得主名。但該黨人陰謀詭計。百出不窮。且懼與爾身或有妨礙。而爾之赴倫敦。未得敝行認可。輒自前往。倘續有危險。非敝行權限所及。即非敝行所應擔之

責任。幸速遄返。並挈偵探同來。以便佈告一切。且恢復敵行。應盡保險之義務。是爲盼切。老不敦埠生生保險分行上。

白舉電及函付達醫士。達醫士閱竟。急問曰。吾輩今將往愛爾旁來路乎。抑往老不敦埠乎。白曰。余輩且赴餐館一餐。然後決議。蓋二人此時尙未午膳。且旅館中至繁雜。殊不便談此秘密也。

### 第七章

星期一日。老不敦埠之生生保險行。忽來男女二客。投謁行主。一自稱爲恩來脫。一自稱爲伊以維一女郎。此恩來脫卽白君之代名。想閱者諸君尙憶之。顧伊以女郎此次之出現。

實爲一大疑問題。想又諸君所急欲解決者也。然此時實不暇爲諸君告。姑緩及之。而先叙發現愛國學校事。諸君尙憶斐里勃之言乎。此學校在一隧道中。而未詳其地。斐里勃旋醒而自殺。此事遂終不可知矣。詎意二人今日之來。竟於無意中發其覆乎。當二人既投名刺入。行主霍哆倒。屣出迎。白舉目審視。見霍冠便帽。服黑呢長褂。目光尖銳。望而知爲一精強之男子。既肅容進。厯屋數處。皆不入。最後曲折達一室。霍趨前以手按門闌。撼之。門立啟。白乃知此室機關。必非常奧妙。與他室不同。且見彼撼時。以巾覆手。似用力甚重者。度此室非霍不能開。誠一絕佳之秘密談判所也。入室。霍手按鈴。一侍者捧咖啡至。旋退去。霍自起。扃門畢。復

就坐。目視女而言曰。密司。爾亦知爾父母謝世之故乎。女曰。以魔故。君詎不知之。霍曰。否。否。爾父母實爲秘密黨人所殺。其利刃乃爲一種微生蟲。此蟲名托克斯福。爲近世化學家斐里勃所發明。而斐里勃實爲秘密黨人之領袖。爾父母曾以事忤斐。斐遂潛置托克斯福於食物中。以斃爾父母。此蟲具一特性。最能擾害腦筋。既與食物混和。人誤食之。蟲卽自上齶入。緣髓孔下達脊骨髓中。故其所緣之路。卽已大妨害腦筋。腦筋且爲之驟縮。非若他微生蟲之僅伏處腸胃間也。此蟲既能蠶食人之腦筋。而其生植力又最富。一方寸間。可容其卵十萬。幾爲目力所不辨。初入人身。滋生之數。一夕殆以萬計。其能力足令人生恐怖心。故密司之父若母。受此蟲

之傳染。始而心悸。繼而時時若覩魔鬼。卒以此相繼逝世。而殺之者蓋卽斐也。女曰。魔鬼之說。確乎有之。余父母因覩是而卒。卽同來之恩君。亦曾在余家一遇之。實非余父母神經幻覺所致也。

白克利聽至此。卽僥問霍曰。君所稱化學家斐里勃者。殆卽愛國學校之校長乎。霍曰。然。然其歷史。余亦不能詳知之。恩知其語支離。意頗疑之。乃故問曰。然則今者斐里勃安在。幸告余。余爲密司聘來之偵探。且斐之蹤跡。余近偵之頗詳。願君爲余一印證。余或得少效綿薄耳。

霍忽曰。恩來脫君。君偵探耶。願余檢公私偵探調查錄。未見君名。抑又何故。且余聞君前者曾一至此。作學生裝。並遺炸



藥於車站。轟斃一人。事有之乎。恩曰。余前者來此探事。曾一著學生裝。然此亦偵探恆事。奚足怪者。霍聞言。遽冷笑曰。君果偵探耶。然則君不名恩來脫。乃白克利耳。白未及答。霍復顧女而呼曰。達爾斯君。胡不抹却爾假面目。乃甘心雄而雌耶。語已狂笑。二人大驚。一時噤口不能語。霍乃起而呼曰。二人聽之。實告爾。余卽柏林。而霍哆乃余之代名也。余爲愛國學校之教員。毒銀行書記者爲余。置車站炸藥者亦爲余。……語未畢。白疾向囊中出手槍。方舉以擬霍。未及發。霍已直前。拮其手。手若折。微哂曰。汝勿復爾矣。此間豈容汝輩猖獗者。伊女郎至此。急自座上起。倉皇欲遁。此伊女郎實爲達醫士所變形。蓋達年少美丰儀。貌與女略相似。白因爲之僞飾。

女狀。且羈以面紗。以爲當不致失敗。而孰意竟難逃霍哆之目。時霍見達將遁。益狂笑不止。曰。汝輩入此。步步皆荆棘矣。遁將焉往。汝輩卽欲出此室門一步。豈可得哉。休矣。汝輩聽之。余將一讀汝輩之宣告死罪書也。

斯時霍哆之驕態。不可逼視。旋大聲言曰。白克利乎。汝自命爲偵探聖手。乃今亦墮余術中乎。今余宣告汝死罪凡四。汝其敬聽。余與女會員阿奢。暗殺銀行書記後。出奔海口。而汝敢要之逆旅中。幾不能脫汝毒手。死罪一。槐里特與本會宗旨反對。故設陷阱以待之。而汝必欲爲之昭雪。死罪二。汝無故爲槐里特傳書。思由是根究。余因以炸藥贈汝。汝倖免。亦可以知警矣。乃猶不悔悟。更促伊女郎往探吾黨之秘密會。

所死罪三。斐里勃君以愛國學校之靈魂。秘密會之幹事。乃爲汝催眠魔術所戕。身死異地。死罪四。今尙不知進退。使達爾斯僞飾爲女狀。來此誑我。汝之罪誠難擢髮數。且汝知女固絕無至此之機會乎。余發電與彼。蓋正欲覘汝輩所爲。否則史靈亦何礙於余而殺之耶。

言畢。按呼人鈴。侍者又捧咖啡入。共三杯。時白等二人腦筋震蕩。心房跳動。昏昏然如身在雲霧中。睹咖啡至。欲就飲之。霍疾喝曰。止。此非汝輩食品。立命侍者撤去之。已則捧杯徐啜。味若甚甘者。啜已。復謂二人曰。汝二人今後尙思爲武勇男子乎。余之托克斯福蟲。早抵汝輩脊髓中矣。汝輩卽生存世間。亦將成一柔媚無骨之人格。而況其不能耶。噫。昔日英

雄。而今安在。今而後乃知好事之遭天忌也。

霍且語且起。向室隅。隅置一著衣鏡。鏡移則潔白之壁衣見焉。霍揭其衣。一門豁然現。霍迴顧促二人入。二人相顧愕眙。趨起不進。霍叱曰。不行。尙待敲扑耶。余不立加汝輩以死刑。而使汝輩見所欲見之愛國學校。徐徐以死。汝輩尙有何遲疑。不前進耶。

二人至此。無可如何。且自受飲入室之咖啡。精神疲忒。果一。一悉如霍哆教。雖欲抵抗。而卒不敢發。乃俯首從之行。門既關。中成一階級形。拾階下。爲一曠地。兩旁電燈如雪。且有通氣管。時時吸換新空氣。絕無昏悶之苦。更前進。又關一門。就電燈光線視之。門懸一額。大書愛國學校四字。旣入門。驟聞

中有人語聲。唱歌聲。並製造器械聲。聲種種不一。近接耳鼓。二人頗駭異。仰首審視。始見門上置一聚聲器。能斂其聲。浪不使外洩。出門一步。卽不能聞之。是誠一秘密之良所也。

二人至此。得備見秘密黨內容。而達其好奇之目的。願就死已速。雖見亦如未見焉。念及此。則又相視失色。悽楚不勝。俄而又抵一室。驀聞汽機軋軋聲。震耳鼓。則已抵機器房。而二君之末日至矣。霍本前行。至是忽轉出。二人後。突推之。破門入。二人一先一後。傾跌汽鍋側。遽暈絕。

托克斯福微生蟲。世界上本無此種類。斐里勃乃獨出其新理想。取生人入機絞汁。復益以他種毒品。以滋殖之。絞汁之法。慘酷無人理。汁成。復入機取熱。令蒸鬱成霉。而托克斯福

生焉。故此蟲性至酷烈。入口卽殘人腦筋。惟斐曾製一種特別硫酸能殺之。以爲本校中人誤服者解。此外則百藥均無效也。當時二人所入之機器房。卽爲製造此蟲之所以。愛國校學生司之。此學生方立爐側。瞥見二人被推入。仆身旁。急整理剝膚捲骨各機器。俄頃之間。將取來者之生命。陡聞砰然一聲。手槍驟發。則門外一人倒地矣。此室中二人。聞巨聲遽醒。張目四顧。起而外逸。此學生急逐之。二人自中毒後。足力驟減。舉步踉蹌。未數武。前一人忽失足仆。後一人誤蹴其身。亦倒地。追者已至。正加束縛。忽有一銳利之聲自外來。呵曰。止。止。追者大驚。遂暫緩。

## 第八章

此學生舉目視來者。爲一男一女。女非他。蓋眞伊以維一女郎也。視男子亦一本校之學生。因呼之曰。亞里誨特司。汝何時至此。余輩遲汝久矣。適發槍者乃汝耶。亞卽咎追者曰。排司。汝胡不問爲誰。輒欲縛之。此非他。乃白克利君及達爾斯醫士也。吾輩胡可傷之。余聞信岔息至此。脫遲數分鐘。則二君殆矣。排司曰。然則縱之可耳。願君於此數日間何往。且何所事事。盍告我。

亞里喘息少定。乃言曰。排司君乎。余不嘗與君言霍哆之不可崇拜乎。余自與君輩結盟後。誓必實行愛國主義。殲此蝨賊。爲社會除一大害。因乘間赴倫敦。密約海軍學生槐里特君。共謀制之之策。一夕。余招槐里特過余。夜半不至。坐待之。

霍哆忽忽入。蓋彼卽於是夜殺銀行書記後。盜各種文件。出折而入余寓。不知彼何從。偵知槐君是夜將過。余手文件授余曰。此物必暫付一會外之人執掌。吾知槐君將過。汝盍付之言已。出門去。是時余忽轉一念。亟思外出。而槐君尙不至。因草草留一書致之。書中不敢明言。但告以將往。老任伯頓。期十日返。其實余不往彼處。蓋余欲一路蹤跡霍哆。以密覘其所爲耳。

語至此。忽曰。余幾忘之。此人未知死否。毋令或逸。卽趨霍哆仆所。手診其臂。則脈息尙數。胸部特溫。口鼻間微有氣出入。檢視槍傷。則自髀關穿過。斜射陽陵泉而出。其昏暈乃因流血過多。徐當自醒。於是呼伊女郎與排司共昇入機器房。取



大繩繫其手足。復加鐵索二。手足各一。繫於汽牀。此汽牀蓋剝膚捲骨時所用。機械殊靈巧。四週有爪。置人其中。卽受爪攫。縱大力者不能脫身出。霍哆本置此以待人者。今則請君入甕。自作而自受之矣。

霍哆旣就縛。亞里卽闔其內外門。且一加鍵。然後謂排司曰。余觀白達二君。似已中托克斯福之毒。故昏然若失。其知覺。君速出解藥飲之。排司唯唯。二人飲藥訖。少頃。心志一清。頓覺精神煥發。自椅一躍起。向三人致謝。伊女郎卽前握白手曰。恩君。妾與君此地相逢。誠出意外。然不可謂非不幸中之幸也。特不知槐郎近狀奚若。妾甚念之。言次。尙呼白爲恩君。蓋亞里等叙述時。女初未注意。故尙茫然。白遂告以槐君

無恙。並慰問數語。

語未畢。亞里咏古詩而前曰。『諸君且勿喧。賤子有一言。』今所應辦之第一事。卽速設法解霍哆赴裁判署。不可少緩。緩則恐生變也。至此案之究竟。自案出後。以迄余偕伊女郎至此之種種歷史。余皆能悉數。余當俟法庭就質時。一一述之。今則無此時間也。衆聞之。咸以爲然。遂共議出此隧道之策。已而白又顧女曰。密司家中。又出一案。密司亦知之否。女曰。知之。今晨亞君曾偕余一返旅館。因得閱霍哆電函。亞君知必有變。故急附火車來此。此亦必霍哆所爲也。

亞里曰。姑勿論此。今吾輩當研究出險之策矣。吾意吾輩不可自保險行出。卽由余與伊女郎來時之舊路。當可無虞。旣

出。先赴本埠警察署報告。召警察數輩至此。共押解霍哆往。較妥善也。語至此。又回顧排司等曰。此事余擬偕白君先行。請君等暫守於此。何如。三人應允。亞里乃解身間之鑽鈕一。繫之白身。曰。此本會之徽章。君佩之。乃可自由言已。即啟門導白出。此校雖在地中。而建築頗爲宏敞。二人由機器房出。迤邐以達化驗所。陳列所。器械所。製造所。然後入講堂。過自修室。亞里凡遇學生。皆一鞠躬。略語以目的將達。且囑祕之。而教員則絕不之覩。蓋此時之教員。或死。或拘。或因事不得至。故未嘗一遇焉。

少選。入一禮堂。堂中唯奉盧梭孟德斯鳩石像。滿目荒涼。餘無一物。蓋已空廢久。唯假此堂爲出入之路而已。堂後爲一

甬道。初行尙有折光。自禮堂之電燈射出。漸行漸高。亦漸暗。已而若身行一圓式之管中。久之。亞里忽以手捫擦壁間。劃然一聲。一暗門豁現。入視之。則一煤氣室也。始悟所經之路。乃在彼汽鍋之煙囪中。此煙囪形質寬大而不蓄煤氣。蓄煤氣者別有一煙囪。外人觀之。固未嘗覺少異也。

二人由是而出。歷過餐室客室。均不見一人。及門。門者詰問客爲誰。亞里答以自保險行來此。並示以鑽石鈕。門者遂不復詰。甫出門。猝遇一貴婦人。乘雙頭馬車至。下車瞥覩白。遽呼亞里曰。亞君。此何人者。白微睨之。見婦濃妝艷裹。光麗照人。身著跳舞服。殆新自跳舞會歸來者。然妝飾雖華。而面上一種獷悍之氣。自不可掩。細審其貌。頓大悟。卽在海口酒樓。

中所遇之婦也。急趨前脫帽。歛容致敬。

旋聞亞里致詞曰。摩掘夫人。此君乃新入會者。以霍君命令。偕余至伊以男爵府第。取入校證書。故自此中出。摩夫人曰。伊氏府第自史靈被殺後。空閉無人。證書何自而得。亞曰。聞伊以女郎。新自倫敦遁歸。將刺探吾愛國學校。爲復仇計。故吾輩往殺之耳。蓋該會之規則。凡入會者。必先爲會中行一暗殺事。以抽籤定之。謂之保證書。苟其人抽得之籤。當殺其至親。亦不得推諉。否則難取該會信任。故亞里於摩夫人前。即以是誑之。

二人別摩夫人出。乃逕赴本埠警察署。途中白斗悟達醫士。謂摩掘與斯案有關係。殆卽在此摩掘夫人乎。方思忖間。已

抵警署。遂不及致詢亞里。卽請謁警長。報告一切。警長立予以警察十二人。悉聽白調遣。白遂與亞里別警長。忽忽率之出。行次。白授諸警察計。命先往。已則偕亞里赴一餐館。共具餐。且少休憩。因議先往禽摩夫人。以防他變。然後更入隧道。視霍哆亞里然之。二人計定。乃相將出餐館。逕往摩夫人室。既至。摩夫人含笑出迎。容色自若。旣速客入。遽厲聲叱僕闔其門。且下鍵曰。守之。毋令一人逸出。亞里色變。而白意殊鎮靜。謂夫人曰。鄙人不識何所開罪於夫人。夫人乃欲見捕。夫人不之顧。但呼曰。亞里。此奴果爲入會者乎。彼業偵探。職任所在。固不得不爾。汝爲愛國校之生徒。乃亦庇護外界。而殘其

同類。是何心耶。亞未及答。白卽舉鑽鈕示之。曰。夫人卽不信。吾輩之言。獨不識此物乎。此物固霍哆君所手贈者。爲本會之標識。夫人尙不能見信乎。夫人冷笑不答。旋呼曰。培克斯。汝昔窘余於逆旅。甯忘之耶。余則尙謹識之。頃余偶疏於防檢。倉猝任汝逸去。方深懊恨。詎意汝乃復相就耶。白曰。摩夫。人。汝母太不自量。汝黨魁霍哆已就縛矣。將以次及汝。汝尙敢爾爾耶。夫人聞之。大怒。暈紅於頰。一擊掌。而屏後突有十人出。著武士服。佩長刀。執手槍。冠插一羽。衣上燦燦綴鑽鈕。甚夥。蓋會中戒嚴之妝束也。亞里驟覩此。大驚。急奮身起。將越屋而遁。詎甫及第二層樓上。立足未定。斗有鋼鈎數十。從百葉窗中飛出。禽亞入。顧窗隘不能容人。亞輾轉窗間。一動。

則鈎尖攢刺入肉。痛徹骨髓。力掙移時。終不得脫。俄而夫人已發命令。顧所伏之十人曰。孰爲余禽此賊下者。一人應聲出。直奔亞里。白遽呼曰。摩夫人。汝何不速就縛。夫人神色自若。似哂其愚。第聞其語。禽亞里者曰。汝登樓。須從樓邊着足。卽以汝刀尖抵百葉窗畔之壁。則鈎自收。汝卽擲汝所攜之套索。禽彼來此可也。

語未畢。突自後擲一套索至。中夫人首部。曳之倒。而其人卽飛身上樓。抱亞里以下。然已衣服破碎。遍體鱗傷矣。蓋亞里雖爲本會中人。然於夫人之居所。平日不過偶一出入。初不知伏藏此種種機械。致陷毒手。又審視此捕已之人。殊不之識。意彼旣受夫人命令。以禽己。胡轉掇之。且忽反戈相向。而



遽以套索擲夫人耶。

套索之製。如套馬首者然。自後擲人。落其頸。則力曳之。其人卽氣塞不能聲。隨之而倒。此蓋摩夫人所特製者。不圖作法自敵。本以此制人者。人卽以此制之。亦云巧矣。

第九章

斯時白目視此十人者而言曰。諸君今日禽此巨獠。功不細。顧尙有二人安往。卽有一人前答曰。彼二人尙伏門次。不敢擅離。蓋恐彼黨徒之外逸也。白頷之。又曰。君等套索宜少緩。毋令其有妨生命。亞里曰。吾輩盍繫其手足。而取套索下。何如。時十人中的一進曰。毋庸繫。頃夫人曾授吾等催眠水一罇。盍卽試之。乃取水灑夫人面。而解其套索。夫人手足綿軟。

任人播弄。乃鼻置寢室中榻上。而命二警察守之。

此破空之警察何來。一敘明之。諸君當亦恍然。前章不嘗言白向警署請警察十二人。而授計使之先往乎。蓋當白出署時。卽命此十二人者。各購一偽鑽石鈕佩之。詭稱同黨。奉霍侈調遣。自某某等埠來。此將以保衛夫人者。俾夫人心安。不至他逸。而此十二人者。卽密伺夫人左右。俟白亞二人至。猝起內應。合力禽之。旣如計往。摩夫人果信之。且任以心腹。而不虞其太阿之倒持也。

摩夫人旣就縛。宅中止同黨及婢僕輩數人。悉禽之。而閉諸一室。然後率警察等仍自煙囪入。厯禮拜堂及講堂。而直抵學生之自修室。突又有一怪異之現象。發見眼前。則自修室

之門大闢。而學生輩皆縱橫臥地。觸目皆是。俯審之。均已死矣。白大駭。不知有何變異。急趨機器房。視霍哆之在否。乃神經昏亂。既過機器房。猶奔不止。時伊女郎適立窗前。瞥覩人過。諭知爲白。急呼之。乃奔入室。視霍哆繫縛如故。惟已蘇醒。兩目灼灼視諸人。若欲得而甘心焉者。白意少安。更命警察以催眠水進。霍遂沈沈睡去。

少頃。亞里率諸警察踵至。共就坐。議先解霍哆等赴警署。再徐辦善後事。白乃命警察一人負霍哆前行。衆從之。魚貫行隧道中。曲折以往摩夫人室。須臾至矣。白乃更檢查可爲證據之物。正搜索間。瞥覩曩日所見之錦綳。置於几側。白取之。將付警察。驀聞吱然一聲。一物自室隅躍出。飛撲而前。若將

與之攫奪者。驚視之。乃一猿也。白遽心動。徐以手撫摩。且覓餌哺之。復被以錦綳。長短悉合。不覺啞然曰。是殆一絕好證人也。余盍攜之以往。

斯時衆人勞悴已極。方休憩片刻。亞里忽躍起曰。噫。彼摩夫。人門者。今何往耶。胡衆悉就縛。而彼獨不見。是亦一緊要之證人也。排司曰。君尙未之知耶。彼門者之陰毒險狠。誠足令人畏怖。彼蓋探知主人之被捕。而事且潰敗。不可收拾也。遽取其主人所藏之毒酒。直入隧道。而徧酌愛國校生。校生均爲所毒。一一委化。而彼亦自引一觥。斃於其側。比余等聞聲往視。亦已無及。殊可慘也。

越日。老不墩埠車站之火車將開行。忽有衣警吏制服者數

輩共挾若醒若醉之男女若而人。馳往趁車。蓋卽大偵探白克利等挾諸犯而凱旋也。車旣發。未幾已抵倫敦。白等挾諸犯下。易乘馬車。逕詣裁判署。須臾白導亞里等入見維廉裁判。裁判深致歡迎。謂亞里曰。如此巨案。乃能破之於一旦。君之功也。亞里蹙然曰。余一時失計。致令余友負重謗。而陷身獄中。此心至爲歉仄。尙何功之足云哉。裁判曰。今屈君別室小坐。余將立傳集證人。請君宣佈一切。以判結此案。何如。亞里唯唯。從侍者往別室。裁判卽命人赴獄取槐里特至。一面趣召銀行書記之干證諸人。適原告律師見報紙載老不墩埠拘獲霍哆一事。知白克利將至。赴署探詢。聞裁判命令。乃立招書記及證人同入。

裁判長既升坐。書記摩掘侍其旁。顏色灰死。跼蹐不安。若中心不勝戟刺者然。少頃。槐里特至。書記之戚屬成就證人位。裁判官卽發言曰。槐里特君。君言十日中貴友必返。今十日矣。而貴友不至。奈何。槐不能答。裁判官又曰。余爲君介紹一人。君識之否。但勿欺飾。欺飾則於君不利。言已。卽耳語旁侍之警察。警察去。俄而導二人至。槐目光斗觸後一人。不禁俯仰悲哀。淚落如綆。顧極力強自抑制。報告裁判官曰。其後一人。余識之。前一人則非所識。然皆非余所期十日之友也。此二人非他。一男一女。男爲白克利。女蓋卽伊氏女郎也。旋聞裁判官謂之曰。然則君之所期已屆。而尙無影響。奈何。槐是時方啟口欲答。而一瞬間。女已步近其前矣。因念如此。穀

鯁之狀態。何堪入女目中。甯不羞死。既媿且悲。百感交集。遂噤口不能作一語。裁判官曰。君意如何。須速言。證人咸在。嘿奚爲者。槐爲問官所迫。血輪陡漲。幾欲發狂。而意中摯愛之一人。方立目前。覩其狀。顏色慘淡。淚痕猶凝。若爲己不勝憔悴者。益益不能自制。正悲感間。忽目中搆一意外之奇遇。不禁失聲而呼曰。噫。余友來矣。余友來矣。亞里誨特司。汝勿逸。汝速近前。胡爲稽遲。乃爾。幾令余相見於斷頭臺上也。裁判官聞之。始確知槐言非誑。而一時法廷之上。衆人咸移其攢視槐里特之目。而攢視亞里。蓋幾將疑亞里爲罪人矣。

裁判官故雜亞里於稠人中。而令白與女前見槐。將以試之。

槐既呼亞。亞始越衆人出。趨前而呼曰。裁判官乎。余不幸投身祕密黨。而爲愛國校之學生。此校名爲愛國。其實則盜賊耳。該黨宗旨。專以妨害人羣治安。及擾亂國家法權爲事。校中任教員者。凡三一霍哆。一斐里勃。語至此。目光遽閃灼於座上。徐曰。一卽此書記摩掘君也。摩掘聞之。如驟觸電氣。四支百骸。俱震撼不能自主。裁判官卽返顧之曰。摩掘君。君今旣被此嫌疑。毋論誣否。皆不宜司本署之書記。請離此席。而退。就彼待質之位。摩無言。狼狽而起。

亞里復續曰。余不幸悞墮此校中。迨悉其內容。而已不可及。余乃默觀同校諸君。咸有悔意。惟爲霍哆輩所壓制。末由自拔。余遂於星期日。特開一祕密談判會。痛陳霍哆輩之罪狀。



謂吾輩不如明爲服從。暗與反對。俟覓一機會。乘間起而破滅之。以與社會除一巨患。衆大韙此議。咸擊掌允許。自是余輩卽日夕伺霍等。霍等雖狡。而余輩祕密。彼實未能窺破。旋委予掌管倫敦之祕密會所。卽白與女所探處也。一日霍哆忽至倫敦。時余方約槐君議制霍哆之策。故不寓於祕密會所。而託故寓於司屈來恩街。詎意霍哆卽於是夜暗殺銀行書記。而以其文件一束。囑余付槐君暫代執掌。余不知其爲傾陷計。遽允之。遂將霍哆所交之文件。并入一函。留書以待槐君。余則拼擋出門。一路躡霍哆後。將以密覘其所爲。是夜余身易警察服。并攜一警察燈。亟亟追蹤而往。顧以留書易服。旣費去數分時。比至息出倫敦。抵打克洛村。猶相距數十

步。余斯時困憊已甚。急不擇路。偶一失足。遽傾跌溪中。幸溪水不深。力泅以出。然霍哆則去已遠。不可及矣。越二日。余料霍哆必往老不墩埠。乃復變形易服。附火車往。將一偵其近日所爲。既登車。則白君先在焉。少選。又有一人至。審視之。不覺大驚。蓋儼然一霍哆也。彼縱善易容術。而余與之相處久。故能辨識。惟余斷不料其尙在倫敦。且與覲面遇。一時窘甚。急匿身人叢中。背暗而坐。幸彼全神方貫注於白君。未遑旁瞬。余因得不爲所見。途中。彼假白君煙管吸煙。而暗置炸藥。白君初不之覺。而余實旁睨之。既下車。見白君與伊氏僕遇。自稱恩來脫。述爲槐君致書之由。又見霍哆尙遙遙相伺。余因不敢前。而亟赴電局發一電。是日有一無名

之電函報告此中危險者。即余所爲也。

翌日。余返祕密會所。而伊女郎已率白君等至矣。女先入。甫及客堂。突爲猛犬所嚙。仆地。羣犬將分食之。蓋會中規則。犬若得人。卽投畀犬食。其慘酷大都類是。是時斐里勃來自老不墩。摩掘亦從裁判署至。見女被禽。各相視笑。然二人雅不欲女卽死。故叱止羣犬。曳女入。閉置室中。斐旋入製造室。取飛行留聲器一。飛行通信器一。驗明指針。擲空際。瞬息飛去。至晚間十時有半。斐亦去。摩掘則以署中有責任。已先斐行。臨行時。均囑余謹視女。勿爲逸去。余唯唯。二人旣去。余乃亟入視女傷。蓋余居老不墩久。素識女。且諗知其爲槐君未婚妻。以友誼言。余自當職司調護。并導之出險。已而撫視女傷。

痕。尙不劇。少傅以藥。可卽愈。方審視時。突又聞甬道中警鈴大震。自外直達於內。余以爲女傅藥故。未遑出視。迨後始知三警察之受創也。

余守護女達旦。具知槐君被冤狀。翌晨。導女出。擬赴署爲之申雪。而女欲先返寓一視。果得電函。且知白君等已前往。慮其墮霍哆術中也。急馳赴救。乃竟得達余目的。亦云幸矣。此下情事。白君等悉能言之。無俟余贅。惟霍哆之暗殺銀行書記。摩夫人實與謀焉。此中曲折。請堂上質之於彼可耳。

### 第十章

倫敦裁判署以暗殺銀行書記一案。提訊殺人犯。輿動全市。觀者以千萬計。斯時書記之戚屬。槐君之親友。以及各報館。

之訪事員。前後擁塞。咸引頸拭目以待。俄而警察擁霍哆及摩夫人至。二人已受醒眠藥水。踉蹌至階下。裁判官卽鬻顏問曰。霍哆君乎。君以暗殺黨之首領。愛國校之校員。而彼區區一書記。君殺之。當亦不諱。顧必貽害於人。是何故耶。君盍試道其詳。霍俯首不答。惟切齒怒目以視亞里等諸人。若將吞噬之者。此時裁判官已得白君報告。凡白君等所歷諸事。一一備悉。乃迫之曰。君毋以不言拒人。即使君不承認。而吾但就老不墩之陷偵探。祕密會之戕警察。試舉其一。皆足以定君之罪。君顧嘿嘿奚爲者。霍至此。自知遁無可遁。末如之何。乃喟然歎曰。裁判官乎。余今旣入汝掌握之中。余亦不得不實言之矣。君其聽之。彼銀行書記者。其本姓實爲伊以氏。

與摩掘君同族。摩掘欲圖伊以男爵之財產。投身余黨。謀之。斐里勃君。斐因以微生蟲毒男爵夫婦。而摩掘夫人則僞飾一奇鬼以恐嚇之。男爵以是死。男爵夫人亦以是死。將以次而及伊以女郎。顧此等暗殺之舉動。本極祕密。不圖近爲該書記所窺破。該書記以女本亨而利之股東。將於禮拜日藉簿記報告。親赴老不墩埠晤女。以摘發摩掘之奸。而爲男爵夫婦復仇。摩掘聞之。則大懼。急電告余。余乃挾摩夫人至。以其家所蓄之靈猿。潛入書記所居室。樓上損壞之鐵窗。卽猿持械破入處也。

吾輩凡行祕密事。往往藉動物之力。故各類動物。皆能馴養而役使之。有如蛇池之蛇。犬堂之犬。靡不嗾使如意。故是猿

得吾輩命令。立即飛升樓頂。將自由梯之一端。繫諸窗上。余與摩夫人次第而登。窺見書記方酣臥。旁置雪茄煙一合。審其形式。正與余所製之毒質雪茄同。陡觸余意。立探囊取雪茄一枝。燃以火。付猿破窗入。而置諸書記之枕旁。此雪茄內含至猛烈之毒質。一經燃燒。人觸之。立昏悶而死。余二人及猿脫無解藥。預塞口鼻間。則亦隨之俱化矣。事畢。更令猿盜文件出。攜取下梯。摩夫人狹猿俟靜所。余則一人逕趨亞里室。此後各節。亞里等已盡述之。余不復贅。

至彼書記身旁之雪茄一合。余事後探之。始知實爲亞里物。蓋亞以之贈槐。槐以之轉贈書記。而實則同爲余製造所所出之煙。故與余煙大小形式無不同。其差別者。則中無毒耳。

槐里特者。余黨中所最崇拜之人。而不就余羈勒者也。槐曾遊歷亞洲。得祕授支那之少林術。能以氣自吸。縮其身如小兒。拳勇冠絕一時。莫之能匹。吾黨慕其術。嘗百計牢籠之。顧彼終不爲吾黨用。且陰懷反對。故不惜以此獄殺人犯之嫌疑相贈。摩掘又偵知槐與亞厚。且於是夕將過亞。預告之余。余因夤夜至亞里。所以文件授之。囑轉付槐。將藉是爲傾陷計。既而又發見此半截燃餘之雪茄。適與槐所贈者。宛然無二。而槐之冤獄乃成。事亦巧矣。

霍哆語畢。即木然立。摩掘及夫人亦並立其旁。各瞪目不語。白克利取錦綳示摩夫人曰。彼日吾初遇汝於海口時。汝方手此錦綳。如抱小兒狀。此中殆卽猿耶。摩夫人已不能語。惟



領首者再。裁判官覺有異。亟命達醫士視之。則三人方並肩立。霍哆左手執一圈。右手則執摩掘。摩掘又轉執其夫人。圈中電發。由霍哆以傳達於二人。一霎間。三人皆駢死於堂上。案事既結。裁判官乃宣言。槐君無罪。立釋之出。斯時第一人趨就槐君之前者。卽伊以維一女郎。互握手慰問。共訴艱難。萬語千言。不能罄述。乃相將攜手出署。署外貴紳男婦。歡迎槐君之聲浪。不絕於耳。白克利以是案得優美之賞金。聲譽益著。達醫士亦遂遷居倫敦。其後老不墩埠之生生保險行。卽歸伊氏承辦。隧道亦就填平。越日。槐君夫婦成禮於禮拜堂。賓從之盛。一時稱最。

惟亞里以一愛國校生徒。而破壞該黨。該黨遂因之消滅。其

黨人之漏網者。罔不切齒。一日亞里偶行過打克洛村。猝遭炸彈。斃於途。識者謂必祕密會之餘黨所爲云。

# 87

112217

(2)